《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三期　OCT 2015
DOI: 10.6579/ NJEAC.2015.3.9

日本的馬華文學研究
——以日本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為視角

豐田周子*

本文從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角度，試圖做一個日本馬華文學研究的歷史回顧。本文主要從以下兩個部分展開論述：

（一）分析從 1960 年到 2014 年的日本馬華文學研究史，按不同年代揭示其研究的動向，並將之與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加以比較，試圖描述日本馬華文學的特徵和提出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問題。（二）探究與文學研究有著不可分割關係的翻譯議題。從 1970 年到 2000 年的日本馬華文學的翻譯狀況，探討不同年代的翻譯作品有著怎樣的特徵，譯者又是從怎樣的立場來推進翻譯工作。

從上述內容，我們可知日本馬華文學研究以及其翻譯的時代意義，同時突顯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相關問題。

關鍵字：日本馬華文學研究、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研究史的特徵和限制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關西學院大學法學系兼任講師

前言

本文旨在（一）按不同年代，分析日本的馬華文學[1]研究史，揭示其研究的動向，並將之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加以比較，試圖描述其特徵和提出問題。（二）探究與文學研究有著不可分割關係的日本馬華文學翻譯狀況。本文試圖探討不同年代的翻譯作品有著怎樣的特徵，譯者又是從怎樣的立場來推進翻譯工作。

一、概觀日本的馬華文學研究史——不同年代的特徵

日本馬華文學研究始於 1960 年代中期。首先，東洋史研究者日比野丈夫，通過墓誌銘來研究馬來西亞華僑歷史。[2]接著，東洋史研究者今堀誠二在戰前中國大陸進行周密調查後，在東南亞華僑社會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3]日本的孫中山研究先驅者山口一郎與今堀一起調查星馬各地後，也提出了幾篇有關孫中山和東南亞華僑關係的論稿。[4]

70 年代，研究者、記者們從華人、華僑研究的角度開始關注華人文學活動，並把馬華文學翻譯成日語，介紹到日本。當時《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Asahi Asia Review*）雜誌在介紹馬華文學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首先，馬華文學作家暨研究者方修的研究在 1973 年被譯成日語。[5]NHK 國際局的高澤裕之則將馬來西亞的語言狀況、文藝活動等介紹到日本（1975）。[6]此外，南洋華人社會的研究者櫻井明治編輯了「馬華文学の伝統と現代」（馬華文學的傳統與現代）特

[1] 本文所提及的「馬華文學」是指，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出生的華人運用中文（華文）所寫的文學作品。

[2] 日比野丈夫，〈マラヤ調査旅行覚え書〉，《東南アジア研究》，1：3（京都，1964），頁 72-79。日比野丈夫，〈マラッカのチャイニーズ・カピタンの系譜〉，《東南アジア研究》，6：4（1969），頁 88-108。日比野丈夫，〈マラヤ華僑の師爺廟とその祭神〉，《東方宗教》，58（京都，1981），頁 16-29。

[3] 今堀誠二，《マラヤの華僑社會》（東京：アジア経済出版界，1973）。

[4] 山口一郎，〈東南ア華僑と孫文〉，《現代中国思想史》（東京：勁草書房，1969），頁 273-289。

[5] 田中宏；方修，〈馬華新文学とその発展過程〉《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14（東京，1973），頁 172-178。

[6] 高澤裕之，〈マレ-シアの言語事情と文芸活動〉《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22（1975），頁 124-12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集，將繼承了反帝、反殖民主義傳統的當代文學作品進行翻譯，並提及華僑社會的情況（1975）。[7]這些作品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問題和時代思潮。同時，為了讓讀者進一步瞭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社會狀況，作者還就時代背景附加了解說。櫻井更編著了「戲曲特集——新加坡華文文學」（戲曲特集——シンガポール華文文学），試圖從這些作品解讀新加坡華僑社會。[8]

另一方面，如戴國輝，對戰後東南亞華僑研究直接沿襲屬於戰前軍事政策一部分的南洋研究提出異議，並提倡根據現實東南亞華僑生態來進行研究。[9]如加々美光行以政治思想研究的立場，透過馬來西亞華人無產階級在 70 年代前後複雜政治脈絡下建構主體性的觀點，討論了從馬來亞華僑到華人的變遷。[10]華人社會和華語教育研究者小木裕之編寫了馬華文學作家小傳（1976-1977），並介紹馬華新文學史（1976）。[11]與此同時，另一位華人社會研究者山本哲也也介紹了《馬華新文學大系》和《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等著作（1976）。[12]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東亞文化中心出版了俯瞰馬華文學歷史全體的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初版》英譯本（1977）。[13]

剛開始時，馬華文學研究重點並不在於所謂的純文學研究。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70 年代，以郁達夫研究聞名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鈴木正夫，便已將其關於馬華文學的文章刊登在雜誌《野草》上（1972）。[14]在日中兩國剛

---

[7] 《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23（1975），頁 148-153。

[8] 《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25（1976），頁 153-186。

[9] 戴國輝，〈東南アジア研究の新視角〉，《東南アジア華人社會の研究》（東京：アジア経済出版所，1973），頁 3-22。

[10] 加々美光行，〈"革命文芸"のマラヤ化」論爭——マラヤにおける「華人」プロレタリアの主體性確立の問題〉，收入戴國輝編，《東南アジア華人社會の研究》，頁 147-169。

[11] 小木裕文，〈馬華作家小伝（上）馬華文學參考資料〉，《中京大學教養論叢》，17：3（名古屋，1976），頁 793-825。同著者，〈馬華作家小伝（下）馬華文學參考資料〉，《中京大學教養論叢》，17：4（1977），頁 1005-1048。

[12] 山本哲也，〈マレーシア現代華語文學について-2——《馬華新文學大系》及《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簡介〉，《北九州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29（北九洲，1976），頁 69-86。

[13] 方修著，Angus W. McDonald, Jr.譯，榎一雄編。原題：*Notes on the history of Malaya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1920-1942*, Ed. Kazuo Enoki,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series no. 18 (Tokyo: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77).

[14] 今西健夫，〈交流・シンガポール通信：若い小さな独立国家の断片〉，《野草》，6（大阪，1972），頁 72-77。今西健夫，〈交流・シンガポール通信 2：画期的な「馬華新文学大系」の出版〉，《野草》，7（1972），頁 66-71。鈴木正夫，〈馬華文学と中国及び中国文学（上）〉，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恢復外交關係的當時，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們最關心的都是諸如魯迅、胡適、陳獨秀、茅盾以及丁玲等大陸的大作家，或是五四文學、30 年代文藝、國防文學等文學史上的大事件。[15]在這些研究當中，鈴木對馬華文學的研究則是極其罕見。[16]

從整體來看，70 年代的馬華文學研究，是以那些與東南亞華人社會有著深厚關係的研究者的介紹為主。

接下來的 80 年代，除了小木裕文考察了華人社會和華語教育的問題[17]之外，日本馬華文學研究的先驅今富正巳，則站在文學和社會的專業化角度，以史學觀點為基礎，開始了對華文文藝、華人意識形態變遷的研究。[18]同樣地，現在日本馬華文學研究的代表荒井茂夫，從 80 年代中期開始，便以二戰的作品為中心，對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和與之密切相關的馬華文學之紮根、發展狀況進行了詳細的考察。[19]

接著在 90 年代，今富對馬來西亞華人意識變遷（從華僑到華人）的研究又進一步深化。為了慶祝今富的古稀之年而編輯出版的《馬華文學とその周辺：シンガポール・マレーシア華文文學》（《馬華文學與周邊——新加坡、馬來西亞華文文學》），[20]成為後來馬華文學研究以及南洋華人研究的必讀書。荒井也

《野草》，18（1976），頁 14-34。鈴木正夫，〈馬華文学と中国及び中国文学（下）〉，《野草》，19（1977），頁 93-125。今西健夫是鈴木正夫的筆名。

15 關於 70 年代的日本中國現代文學者對中國大陸的注目，可參考如下文獻；尾崎文昭、木山英雄、鈴木將久、松永正義、阪井洋史，〈座談會海闊天空、説古道今：中國現代文學をめぐる漫談〉，《言語社會》，4（東京，2010），頁 9-41。

16 為了瞭解日本的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動向，參照了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編的《現代中國》〈當初作為《現代中國學會報》發行〉（從 1951 年 6 月至今）、中國文藝研究會編的《野草》（從 1970 年 10 月至今）的論文目錄。

17 如：小木裕文〈シンガポール華人社会と華語教育〉，《中京大学教養論叢》，23：3（名古屋，1982），頁 441-465。

18 如：今富正巳，〈マレーシア華文文學の高潮と低潮——その歷史的社會的背景〉，《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20（東京，1985），頁 149-172。今富正巳，〈馬華文學の獨自性をめぐる論爭——華僑から華人へ，華人社會意識形態の変容〉，《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22（1987），頁 138-152。

19 如：荒井茂夫，〈マラヤ華人文芸の発展と背景 I〉，《人文論叢》，2（三重，1985），頁 63-78。荒井茂夫，〈マラヤ華人文芸の発展と背景 II 1929-1931〉，《人文論叢》，3（1986），頁 85-101。這時期，原不二夫也對於英領馬來亞的日本移民進行研究。原不二夫，《英領マラヤの日本人》（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6）。

20 今富正巳古稀紀念論文集刊行會編，《馬華文學とその周辺：シンガポール・マレーシア華文文學》（東京：三冬社，1992）。

臺大電網期刊資料庫

對華文文藝、日本的南洋文學觀，以及馬華文學與大陸文學的關聯性進行了批判性的考察，使其 80 年代以來的研究得以深化和成熟。此外，今日日本的馬華文學研究代表舛谷鋭，試圖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性質的馬華文學的文藝個性，進而發掘了與過去現實主義文藝不同的新文藝之存在，推進了作為一個獨立研究體系的文學研究。[21]

2000 年以後，馬華文學除了作為「東南亞文學」被介紹[22]外，也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確立了不可忽視的地位。同時，也在華人文學的框架基礎[23]上，被認定為亞洲的離散文學。[24]

2011 年至 2012 年，在臺灣留學、或者以臺灣為據點展開創作活動的馬來西亞華人作家作品，被收錄於「臺灣熱帶文學系列」並出版發行，吸引了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注意。筆者將在第三節中指出，本系列還包涵了從事臺灣、中國文化文學研究的黃英哲、松浦恆雄，以及馬華文學研究者荒井茂夫在各卷為日本讀者所寫的作品概述。

此外，近年來作為國家科學研究費選擇專案之一的中國文學研究者楊曉文，陸續寫了一些關於馬華文學作品的評論。[25]在研究系統方面稍有不同的是，日本俄羅斯文學研究第一人北岡誠司，利用其豐富的文學理論知識，積極地從事黃錦樹作品的研究。[26]而年輕一代的山田洋，則對擁有高度文化變容特徵的華人集團發表了比較文化論方面的研究成果。[27]日本文學的翻譯老手葉蕙也寫

---

21 如：舛谷鋭，〈マレーシアの華語文芸誌「蕉風」について〉，《白山人類學》2（東京：岩田書院，1993），頁 206-223。

22 宇戸清治、川口健一編，《東南アジア文學への招待》（東京：段々社，2001）。

23 山田敬三編，《境外の文化：環太平洋圏の華人文学》（大阪：汲古書院，2004）。

24 如：「アジアのディアスポラ文学—日本とマレーシアの交流文学事例から」研討會，日本華僑華人学会立教大学観光学部交流文化学科、大阪大学グローバル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センター等主辦，2011 年 11 月 27 日。

25 如：楊曉文，〈李天葆．黃錦樹．梁靖芬研究〉，《言語文化論集》，33：1（名古屋，2011），頁 57-166。

26 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北岡誠司，〈黃錦樹「南方に死す」の様々な小説作法論〉，《野草》，93（2014），頁 110-130。除了這篇論文以外，他還陸續研討歐美的黃錦樹論，並介紹給讀者。見中国文芸研究会編，《中國文芸研究會會報》，364、365 合併號-378（大阪，2012.3-2013.4）。

27 山田洋，〈《ニョニャとババ》Straits Chinese を巡る比較文化論的考察〉，《日本大學大學院總合社會情報研究科紀要》，11（所沢，2010），頁 241-25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了關於馬來西亞的村上春樹現象的論稿。[28]另外，曾在新加坡留學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及川茜則積極推進李永平作品的研究。[29]進入 2000 年之後，隨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範圍不斷擴大，用中國文學這一舊有框架，已無法掌握現代漢語文化圈的文學，研究者因此嘗試摸索新的研究進路。在此過程中，馬華文學遂成為臺灣現代文學研究的熱門領域，開始吸引大家的注意。

綜上所述，馬華文學研究大抵有如下特徵：（一）其研究方法，起初主要作為華人研究的一環，從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語言學的領域開始考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 70 年代日本馬華文學研究的草創期，一些研究者超越戰前南洋華僑研究的限制，以更開放的視野試圖開展東南亞華僑研究。另外，要補充的是，從 60 年代到 70 年代前期的日本研究者關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日中邦交尚未成立，難以在中國大陸實施調查或探討。也因如此，在中日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 78 年以後，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進行馬華文學研究的人就越來越少了。（二）從上述研究視角出發，通過馬華文學對華人的語言、教育、思想變遷和經歷等做了深入的考察。（三）至 70 年代為止，被翻譯介紹到日本的文學作品當中，描寫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生活的寫實作品占了大半。而對作品內容進行個別具體研究，則要到 90 年代之後才逐漸展開。再者，還有一點可以指出，馬華文學作品的翻譯，未必都是由文學——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專業研究者進行。這一點也顯示出日本中國文學研究的時代局限性。在日本，馬華文學研究被納入純文學研究，還需要二十多年。

二、日本的馬華文學翻譯歷史

明治時代（19 世紀中期）以來，日本已成為世界性的翻譯大國，但和歐美文學作品的翻譯狀況相比，對東南亞文學的翻譯仍然相當少。這似乎反映著，日本人心中的西洋文化中心主義已經紮了根，也或許表明了日本人對亞洲的不關心。但另一方面，研究者們對反映時代本質的問題仍很敏感地做出反應，並將這些問題作為研究主題加以探討。在他們的背後還存在著對此進行支援的事

[28] 葉蕙，〈マレーシアの村上春樹現象〉，《華僑華人研究》，7（東京，2010），頁 53-62。
[29] 如：及川茜，〈李永平『大河盡頭』の寓意〉，《野草》，94（2014），頁 148-168 。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業機構，加上留學生、作家們有意識的翻譯活動，通過這些研究活動，馬華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得以被翻譯成日語。接下來，筆者將回顧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文小說的翻譯歷史。

（一）70 年代的翻譯作品及其背景

1. 東南亞民族解放時機成熟的報導

在前一節中，筆者介紹了在《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Asahi Asia Review*）上登載的翻譯作品。筆者見識有限，70 年代被翻譯到日本的馬華文學，只找到這本雜誌特集（第 23 號，1975）所刊登的作品。當時特集的負責人櫻井明治試圖對「時常與社會運動成為一體，共同發展」的馬華文學，在迎來了「以南越為首的印度支那解放的今天」，通過擁有「70 年代初馬華文學的傳統」的現代文學的解說和作品，思考解放運動的未來。他基於此目的，從當時具有代表性的《青年文藝》和《激風》等雜誌，選取了小說和詩歌各五篇。[30]

2. 關於 70 年代在東南亞日本人行為的報導

櫻井還指出，在 70 年代的馬來西亞，民眾對外資主導的經濟成長政策心存疑念，又受到越南民族解放運動成功的影響，形成了反帝的風潮。馬華文學繼承了「反帝、反封建、反色情、民族融合、人民服務」這一舊有傳統，並在文藝雜誌、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他將當時作品的特色形容為寫實性地刻畫了受資本家壓榨、外國資本的統治及其和政府的勾結而導致貧困的人民、他們階級化的自覺、以及施政的欺瞞等等。這時期的作品被認為水準不高。然而，文學作品的價值並不一定在於追求技巧和思想的表現。這裡刊登的作品，將那些趁著二戰後高度經濟成長的浪潮、謀求在經濟上進軍東南亞諸國、被稱為「追求經濟利潤的動物」（an Economic Animal）的日本人在當地幹的不為人知的勾

[30] 小說：丘克難，〈窮街〉，《青年文藝》，4（新加坡，1970）；惠群，〈英姐〉，《青年文藝》4（新加坡，1970）；萌青，〈新生〉，《激風》，2（新加坡，1970）；岳典，〈成熟〉，《激風》，2（1970）；伏浪，〈十畝の土地：十畝土地〉，《大學文藝》，3（馬來西亞，1972）。詩歌：現情，〈わが友：我的朋友〉，《行動報》，1974.12 月下旬（新加坡）；陳新，〈走在裕廊的道路〉，《青年文藝》，4；陵英，〈馬來西亞人勞動者：マレー人労働者〉，《奔流》，（馬來西亞，1970）；李擒白，〈合板工場のうた:三合板工廠的歌曲〉，《柴船頭》（新加坡，1971）；德虎，〈我們的嘴巴要說話〉，《激風》，2（1970）。對於原題不明的作品，按照日文題目直接翻譯成中文。

臺大學術期刊論文

當傳達給現代日本人。

（二）80 年代的翻譯作品及其背景

接下來，將列舉一些 80 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翻譯書籍。這裡列舉的不僅只有馬來西亞本土的作品，也將同時介紹新加坡的作品。

① 陳得俊編，福永平和、陳俊勳譯，《シンガポール華文小説選　上（1945-65）》（新加坡華文小說選（1945-65）上。東京：井村文化事業社，1983）。[31]

② 苗秀著，福永平和、楊凱榮譯，《残夜行》（殘夜行。東京：めこん〔Mekong〕，1985）。

③ 方北方著，奥津令子譯，《ニョニャとババ》（娘惹與峇峇。東京：井村文化事業社，1989）。

④ 新加坡作家協會編，福永平和、陳俊勳譯，《シンガポール華文小説選下》（新加坡華文小說選（1945-65）下。東京：井村文化事業社，1990）[32]

⑤ 李過著，福永平和、陳俊勳譯，《曲がりくねった道》（曲折的路。東京：勁草書房，1992）。

①～⑤全部都是接受了豐田財團主辦的「隣人をよく知ろう」（充分瞭解我們的鄰居吧）項目翻譯出版促進幫助企劃而得以出版。這一項目在 1978 年至 2003 年這二十五年間，為了促進日本和東南亞各國間的相互理解這一目標而實行。這一專案旨在摸索出一個「與發展中國家相互合作交流所必需的活動」模式。曾經擔任財團專案辦公室負責人的岩本一惠於 1977 年訪問了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六國，為了把握當地狀況，以及為了探索構築今後良好關係的

[31] 收錄作品如下：苗秀〈河灘上〉、〈還鄉〉、趙戎〈過節〉、絮絮〈「阿 O 傳」〉、于沫我〈客〉、謝克〈走路〉、李汝琳〈內疚〉、孟毅〈虐待〉、李過〈徬徨後的抉擇〉、李學文〈飄〉、陳瑞獻〈牧羚奴〉、〈緣分〉、洛萍〈山野底孩子〉、華庸洲〈我愛上了她的衣裝〉、陳文察〈人狗之間〉、韋西〈日暮途窮〉、高靜朗〈小偷的故事〉、莽原〈第七橋下〉。

[32] 這本書雖然是在 1990 年出版，但它是下卷。所以，筆者想視它為 80 年代的翻譯書。收錄作品如下：尤琴〈經記人〉、青青草〈余太太的計畫〉、丁之屏〈善行〉、黃孟文〈雲漠萬里〉、懷鷹〈老祖父和小桑吉〉、岳典〈樓上樓下〉、潘正鐳〈冠軍球員〉、孟紫〈遊子情〉、范北羚〈紮實的根〉、陳華淑〈追雲月〉、田流〈七彩變色龍〉、吳登〈家有一老〉、易梵〈王師傅的明天〉、何耀明〈長廊〉。

方策，岩本前往東南亞傾聽當地人的聲音。曾經有一個時期，東南亞各國對日本企業急速進軍當地發出了強烈的不滿。據說，岩本在採訪調查中，有時受到了當地人嚴厲的指責。但在她的勤懇努力之下，通過文化進行相互交流的專案才得以規劃。[33]

1. 馬來西亞華人的日本記憶、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對東南亞諸國民眾感情的缺乏關懷

其中，關於①，是從二戰中到新加坡獨立的 65 年之間的作品集《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二卷的小說集中選出來的作品翻譯而成。當時，《日本每日新聞》記者福永平和與日本國立筑波大學的研究生陳俊勳一起聯名寫了〈後序〉。從這裡，我們也可窺見當時日本的社會背景。1982 年，根據日本文部省的檢定，歷史教科書中關於「侵略」等詞彙被改寫成「進出」等。對此，以《人民日報》為首的媒體，對日本軍國主義歪曲侵略中國、朝鮮以及東南亞的歷史一事，發起了強烈的批判。關於歷史教科書事件，日本媒體雖然也報導了中國和韓國等海外的反響，但東南亞各國的聲音卻不被重視。有鑑於此，本書在新加坡人對作為技術先進國的日本熱切關注、保持友好感情，以及諸多日本觀光客、商務人士前往新加坡的當下，警示日本人應該銘記「日軍曾在東南亞留有侵略的痕跡，也應該瞭解當地華人對此持有的情感」。

2. 新加坡華人忘不了的日本罪孽

②的譯者在後序中指出，距離二戰結束二十年後寫成的這部小說，其中出現的日本人都被稱為「鬼子」，或者原文不動地使用「天長節」和「軍御用」等日語，這些描述其實向讀者傳達出，新加坡華人對於日本有著一種難以拭去的感情。而且「支那人」這一詞彙，主要是指作為軍屬，處於殖民地統治之下，被迫勞動的臺灣人。他們在二戰後，作為戰犯被處決。透過小說，戰爭中日軍在亞洲犯下的罪孽忠實地被描繪出來。日本人有義務瞭解這一慘痛的事實。

3. 馬來西亞華人移民和落地生根的歷史

③是一部如實描寫了馬來西亞三代華人生活的小說。以筆者管見，它可說

[33] 〈温故知新：「隣人をよく知ろう」プログラム翻訳出版促進助成❶ 明日を開く「本」の力〉トヨタ財団広報誌《JOINT》№4，2010.9，頁 22-24；引用自 http://www.toyotafound.or.jp/profile/data3/joint4.pdf(2014.6.19)。〈温故知新：「隣人をよく知ろう」プログラム翻訳出版促進助成❷「隣人」たちとの夢の共有〉，《JOINT》№5，2010.10，頁 28-30；引用自 http://www.toyotafound.or.jp/joint/data/Joint5.pdf(2014.6.1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日本研究最多的馬華文學作品。不僅僅是文學研究的對象，在複雜的語言環境中，時至今日，也仍然吸引著日本研究者。

4. 報導新加坡華人 80 年代的「現在」

④是在①出版六年後所發行的續篇。它在《南洋商報》和新加坡作家協會編輯出版的《吾土吾民創作選》（小說卷）所收錄的作品中，選取了描寫獨立後新加坡民眾生活的特色作品進行翻譯。為了幫助讀者理解作品，書中附有關於新加坡政治經濟以及教育改革問題的簡單歷史回顧。

5. 新加坡貧窮老百姓的描寫

關於⑤，譯者在後序中指出，作者從自身困窘的生活處境出發，在小說中將苦於貧困的庶民生活姿態生動地刻畫出來。此外，作品以外所補充的關於當地習慣的介紹、固有名詞的翻譯，都離不開《聯合早報》等當地記者的協助。

（三）90 年代的翻譯作品

在 90 年代，翻譯出版了以下兩本書。

① 原不二夫編，原不二夫、今仁直美譯，《マレーシア抗日文学選》（馬來西亞抗日文學選。東京：勁草書房，1994）。[34]

② 孫愛玲著，井上聰譯，《斑布曲（バンブーチゥ）——彩りの道》（斑布曲——多彩的路。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97）。

1. 介紹新的抗日文學、對日本新生代缺乏歷史認識的擔憂

①是前文提及的「隣人をよく知ろう」項目所出版的譯書。本書刊登了方修寫的序。序中指出，本書書名雖然冠以「抗日」，但書中的作品除了描寫抗日、反日鬥爭，或者揭露日本軍的殘暴之外，還收錄了沒有直接描寫抗日救亡事實的作品。方修指出，這一點與日本過去對抗日文學的分析視角有所不同。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對日本的年輕一代對從盧溝橋事變到太平洋戰爭、南京大屠殺、以及新加坡華僑檢證大屠殺等歷史事件的無知表示擔憂。他指出了日本的讀書界需要那些如實描寫日本人在海外所做所為的作品。作為瞭解日本人不想面對的過去罪過的材料，本書的發行具有深刻含義。編者原不二夫雖然把解說這一任務交給了方修，但方修的話似乎也可以看成是原不二夫出版本書目

[34] 收錄作品如下：鐵亢〈白蟻〉、張一倩〈一個日本女間諜〉、乳嬰〈八九百個〉、陳全〈小城之夜〉、Ahmad Murad Nasaruddin “Nyawa Di Hujung Pedang”。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的代言。

2. 介紹「女性文藝」的新形式

②〈亞洲女性作家大系〉是由在日本幾乎不為人知的亞洲女性作家所寫的作品翻譯而成。大系第一卷裡，就收入了新加坡現代女性作家孫愛玲的《斑布曲》。書中收錄了〈斑布曲〉、〈碧螺十里香〉和〈綠綠楊柳風〉。譯者在後序中指出，作品透過根植于東南亞華人的日常生活、習慣的傳統文化，用細膩的筆法描寫了她們對自己的根（中國）的思念。

像這樣，我們可以瞭解到，在 90 年代，為了構築與亞洲各國人民的嶄新關係，有必要直視日本曾經在東南亞各國留下的傷痕。正是基於這種信念，馬華文學的翻譯不斷持續下來。這一點，和先前的 80 年代保持了一貫性。[35]方修的指正，事實上突顯了二戰後日本國家的教育政策出了問題。而且，必須指出，這一時期的一個最大特徵，就是從女性作家創作文學的嶄新視角來審視新馬的華文文學。

（四）2000 年代的翻譯作品及其背景

進入 2000 年以後，出版了如下的幾部譯著。

① 禤素萊著，舛谷鋭譯，〈親愛なるデニス〉（親愛的丹尼斯），《東南アジア文学への招待》（向東南亞文學的招待）（東京：段々社，2001）。

② 黃錦樹著，山本由紀子譯，〈友人アブドゥラ〉（我的朋友鴨都拉），《藍・BLUE》21（大阪：《藍・BLUE》文學會，2004）。

③ 丁雲著，舛谷鋭譯，〈圍鄉〉、〈「無望的都市」第一章〉，《丁雲小說集》（東京：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2006）。

④ 李天葆著，舛谷鋭譯，〈写真の中の人〉（莫忘影中人），月刊文藝雜誌《新潮》（東京：新潮社，2007.10）。

⑤ 《台湾熱帯文学シリーズ》（臺灣熱帶文學大系）全四卷（京都：人文書院，2010-2012）。

1. 與歷史跟社會現實有密切關係的文學

[35] 回想過去，筆者這一代人曾在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接受了日本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但在記憶裡，學校教育中，關於日本的近代史、日本的對外關係，並沒有好好地接受過教育。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①，1969 年 5 月發生的 5・13 事件後，在馬來西亞以民族衝突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是不被允許書寫的。然而，譯者舛谷說明了這篇小說，是在這種情況下，透過描寫一個華人女生和養貓的馬來人女室友之間發生的緊張關係，有意識地反映這敏感問題。同時，舛谷對本作品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它是取材國內治安法來表示馬來西亞民族衝突的歷史性作品。

2. 中國留學生積極介紹華語文化圈的各種文學作品

關於②，2000 年，旨在希望由中國留學生透過文學搭建起日中友誼的橋樑而創刊的雜誌《藍・BLUE》（2000-2006），除了發掘、介紹中國文革時期沒公開的作品之外，還翻譯了臺灣、香港和海外華人等創作的華語文學圈的文學作品，用日語和中文兩種語言刊登出來。其中之一，就是 2004 年翻譯的黃錦樹〈我的朋友鴨都拉〉。

3. 試圖介紹亞洲作家和文學

③是作為網路刊物來公開發表的譯著。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使用著名日本作家開高健的遺族捐獻，主辦了「開高健紀念亞洲作家演講系列」（Takeshi Kaiko Memorial Asian Writers Lecture Series），以介紹在日本很少機會接觸的亞洲文學作家及其文學。在舛谷的安排下，被邀請的演講者是丁雲。作為這場演講會的成果，本書收錄了他的短篇小說〈圍鄉〉和長編小說〈無望的都市〉第一篇，還附上作家年譜和作品目錄。作家直接面對故鄉、異鄉、現代史和宗教等主題，因在當地能刊載長篇小說的空間不多，難以找到公開發表的地方，因此這個計畫出版他的作品是相當有意義的。上述《東南アジア文学への招待》（向東南亞文學的招待）也涉及到取材馬來西亞禁忌 5.13 事件的〈圍鄉〉。

4. 用亞洲文學將日本文學相對化——面對社會問題的態度

關於④，「新潮社」與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從 2006 年起，花費了五年的時間，共同策劃了一個項目。專案裡安排了一個特集，把作家高樹信子與亞洲各地作家交流的作品，以「Soaked in Asia」（沉浸在亞洲）為題，刊登在雜誌《新潮》的特集裡。[36]在與高樹信子交流的作家中，有一位是馬來西亞的李天葆。他的

[36] 參見「連載〈アジアに浸る　SOAKED IN ASIA〉」，《新潮》（東京：新潮社，2006-2010）。第一回：2006 年 4 月号；第二回：2006 年 10 月号；第三回：2007 年 4 月号；第四回：2007 年 10 月；第五回：2008 年 4 月号；第六回：2008 年 10 月号；第七回：2009 年 4 月号；第八回：2009 年 10 月号；第九回：2010 年 4 月号；第十回：2010 年 10 月号。

臺大學術典藏資料庫

小說〈莫忘影中人〉，由舛谷翻譯，刊登在 2007 年 10 月號上。2011 年，把這一個特集編成《天国の風——アジア短篇ベスト・セレクション》（亞洲短篇最佳選集・天國之風），由《新潮社》出版。[37]

高樹在該書的序文中，將收錄的短篇小說形容為亞洲各國人民的「心的資訊」，同時也指出，〈莫忘影中人〉的作者「在管制日漸嚴格的馬來西亞社會裡，受已逝去的對舊中國（上海）懷有的鄉愁情緒的驅使，傷感而唯美地描寫了早已褪成黑褐色的過去」。此外，還評論到亞洲的當代文學作家在面對現代社會問題的同時，也繼承了從殖民地統治之下獲得獨立時，用語言戰鬥的先人傳統，他們／她們有意識地面對現實社會創作時的試練，也成為他們創作作品的精神食糧。高樹冷靜且敏銳地指出，日本的盲點就在於——與馬來西亞的作家相反——毫無殖民地或抵抗運動經驗的日本當代文學作家，常常回避抵抗社會、摩擦這一類的主題，有一種從眼前存在的現實和人們面前一閃而過的傾向。

5. 透過臺灣介紹新的馬華文學、馬華文學旗手的行銷策略

迄今為止，已出版發行了許多臺灣現代文學的翻譯書籍。但是，臺灣的現代馬華文學作為一整個系列被翻譯出來，可以說就是從⑤開始的。本系列的編輯中，黃錦樹、高嘉謙以及黃英哲等三位來自臺灣，日本方面則有荒井茂夫和松浦恆雄等四位。該書的意義借用編輯之一黃錦樹的話來講，就是「借用臺灣這個場地，放飛馬華文學的雛鳥」這一夙願「成功實現了」。[38]

如上綜述，2000 年代的馬華文學翻譯，主要是（一）由日本的東南亞文學研究者集合起來計畫，將現今東南亞社會的複雜情況傳達給日本讀者。（二）居住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展開的文學活動成果。（三）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主動計畫，以傳播給平常幾乎沒機會知道亞洲文學作家作品的日本讀者。（四）日本作家重新發現了能夠將日本當代文學相對化的亞洲文學，馬華文學也一併被介紹。（五）馬華文學的旗手為了開創馬華文學嶄新的未來，透過「臺灣熱帶馬華文學」介紹到日本。同時，這也成為馬華文學的新動向。

---

[37] 收錄作品的作家國籍如下。越南、泰國、印度、臺灣、蒙古、印尼、中國、菲律賓、韓國以及馬來西亞。

[38] 黃錦樹，大東和重譯，〈二つのとるに足りないもの——馬華文学と「私の馬華文学」〉，《野草》，92（2013），頁 115-134。本稿總結了 2012 年黃錦樹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懇談會上的演講。這一演講記錄可以參照羽田朝子，〈中国現代文学研究者懇話会報告——黄錦樹氏「在馬華文学的隠没帯」〉，《中国文芸研究会会報》，373（大阪，2012），頁 5-7。

臺大學術期刊資訊庫

三、對《台湾熱帯文学シリーズ》的反響

最後筆者想介紹一下日本讀者對《台湾熱帯文学シリーズ》（臺灣熱帶文學大系）的反應。

這系列中收錄的作品，與其說具有抗日、反日色彩，或是寫實性地揭露社會問題，不如說將社會問題融化於作品之中的傾向更為明顯。下面是系列各卷的基本情況。

① 第 1 卷 李永平著，池上貞子、及川茜譯，《吉陵鎮ものがたり》（吉陵春秋），2010。

② 第 2 卷 張貴興著，松浦恆雄譯，《象の群れ》（象群），2010。

③ 第 3 卷 黃錦樹著，大東和重、濱田麻矢、羽田朝子、森美千代譯，《夢と豚と黎明》（夢想與豬與黎明），2011。[39]

④ 第 4 卷 黎紫書等著，荒井茂夫、今泉秀人、豐田周子、西村正男譯，《白蟻の夢魔》（蛆魔），2011。[40]

首先，在①的後序中，黃英哲解說①是用西洋寫實主義的寫法，講究用「純正」的漢語寫成的作品。作品裡描寫的混亂無序以及墮落的世界，表現了對原鄉（中國）的追求，不穩定的民族性，使離散者得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複雜心境。另外，藤井省三評論到，「南洋性與中國性混淆的故事世界，激烈地動搖了我們的認同。」[41]還有，2011 年 8 月，「中國文藝研究會」主辦的夏季集訓上，主持人大東和重組織了「臺灣熱帶文學大系第一、二卷特集」，臺灣文學研究者赤松美和子和豐田周子，從作品的表象性、其在臺灣文學研究中所處的位置、文本修改問題等角度進行了討論。[42]

---

[39] 收錄作品如下：〈火與土〉、〈舊家的火〉、〈夢與豬與靈明〉、〈錯誤〉、〈死在南方〉（以上大東和重譯）、〈第四人稱〉、〈落雨的小鎮〉、〈魚骸〉（以上羽田朝子譯）、〈繁花盛開的森林〉、〈蛙〉、〈開往中國的慢船〉、〈天國的後門〉、〈我的朋友鴨都拉〉（以上森美千代譯）、〈刻背〉、〈公雞〉、〈猴屁股，火與危險的事物〉、〈阿拉的旨意〉（以上濱田麻矢譯）。

[40] 收錄作品如下：黎紫書〈山瘟〉、〈國北邊陲〉，梁放〈龍吐珠〉、〈煙沒一、二〉、〈瑪拉阿妲〉（以上荒井茂夫譯）。溫祥英〈清教徒〉，小黑〈細雨紛紛〉，張錦忠〈孟得革〉，潘雨桐〈一水天涯〉（以上今泉秀人譯）。陳政欣〈鎮上的三層樓〉，商晚筠〈木板屋的印度人〉、〈七色花水〉（以上西村正男譯）。李天葆〈雙女情歌〉，龔萬輝〈隱身〉，曾翎龍〈豬玀紀〉，賀淑芳〈別再提起〉（以上豐田周子譯）。

[41] 藤井省三，〈「南洋性」と「中国性」とが混交する架空の町の物語《吉陵鎮ものがたり》〉，《东方》，362（東京，2011），頁 33-36。

[42] 如：豐田周子，〈李永平《吉陵鎮春秋》の読まれ方——台湾を中心に〉《野草》，89（2012），

臺大圖書期刊資料庫

關於②，松浦恆雄在後序中，解釋了熱帶雨林與作家主題、文體的關係等，同時也指出，讓讀者百看不厭的故事情節如何巧妙展開。除此之外，在上述 2011 年的集訓中，及川茜和羽田朝子報告了書評。[43]受邀請參加的張貴興在座談會上，談及自身的讀書體驗、經歷和創作的語言等。[44]當日的參加者把視線集中到了②以前從未接觸過的「熱帶雨林」表象、馬來西亞共產黨的話題、像偵探小說似的敘述等。

松浦在③的後序中，論及作者的創作語言和自我規定的問題。他進一步解釋說明，在近代中國，國語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形成的，而以南方方言為自己母語的作家在創作上面臨了怎樣的困難。黃錦樹則補充了關於華人民族性的問題，使這語言問題更加複雜。他對國語抱有強烈的執著，卻又苦惱於只會寫國語的夾雜物（華語）：因為他只能以那些夾雜物（華語）表達自己，而他的認同，也正是被這種夾雜物（華語）所規範。他的作品反映著這種困境。山口守則論述，「生活在臺灣的馬來西亞華人，即使對中國感受到文化的鄉愁，另一方面，個人的鄉愁卻面向著熱帶雨林、橡膠園。他們的認同夾雜在文化與血與現在性的三者之中。」他還指出，作品裡「暗示了華人的命運被歷史規定且永遠活在當下。」而且，對於黃錦樹作品裡體現的率先使用西洋文學理論的先驅性、實驗性等給予了高度的評價。[45]

在④的後序中，荒井指出了中國文學研究對華文文學的認知問題。他批判道，在中國國內，雖然華文文學的活動和研究空間都在不斷擴大，但把海外華文文學單純地視為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延長這一先驗論，仍占絕大多數。然而，書中收錄作品裡所刻畫的，批判馬來政治、揶揄伊斯蘭教的華人形象，可說是導源於馬來西亞國家對華人的排斥措施；另一方面，華人子弟懷念幼小時期，對馬來西亞這一出生的故鄉充滿了鄉愁的描寫，他則解釋為，這恰恰表明了馬來西亞華人已經深深紮根於馬來西亞，是馬來西亞的國民。

頁 68-80。

43 如：羽田朝子，〈張貴興《象の群れ》について——共産党のトラウマ、象と「内なる中国」〉《野草》，89（2012），頁 81-91。

44 這次座談會的記錄可以參照以下文獻：田村容子，〈座談会「台湾馬華文学の作者、張貴興氏を囲んで」报告〉，《中国文芸研究会会报》，360（大阪，2011）。本系列編者高嘉謙也參加了這次座談會。

45 山口守，〈新世紀世界文学ナビ 台湾編 7　黄錦樹〉，《每日新闻》（日本），2011 年 11 月 17 日。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筆者作為④的翻譯者之一，想要加上幾句感想。筆者負責的四篇作品（〈雙女情歌〉、〈別再提起〉、〈豬玀記〉、〈隱身〉）的構造都是過去和現在交錯在一起，這樣的時間空間交錯的描寫，究竟與華人對時間空間的認識有關呢？還是受了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對於這些讓人興趣盎然之處，可以討論的空間還有蠻多。

這系列的出版發行，得到了京都人文書院的伊藤桃子女士大力支持。在《日本朝日新聞》的廣告欄裡也登出了一則小廣告，[46]的確吸引了一部分人的關心。雖然書籍的銷售似乎不盡人意，不過這恐怕是因為近年來日本讀書人口不斷減少的緣故吧。無論如何，透過此系列，日本讀者終於可以在 70 年代過後約二十年，接觸到現代（當代）馬華文學，日本中國現代研究者也才能重新注目新的馬華文學。

結語

現在，日本學界已不可忽視馬來西亞、新加坡、臺灣以及香港等有強烈獨特性的華文文化圈的文學／文化。為了說明包括這些地區的框架，「中國語圈文學／文化」這個詞最近逐漸被人使用。但是，對以臺灣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筆者立場來說，日本「中國」研究的主要對象仍然在中國大陸。雖然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一定會從馬華文學學到很多東西，但目前在舊有的國家和民族的標準之上形成的文學史觀裡，還找不到它的合適位置。

究竟如何面對與「中國（現代）文學」鄰接的領域？到底以怎樣的框架可認識屬於「中國語文化圈」的馬華文學？對於這些重要主題是我們今後必須探討的。然而，討論這種較本質性的題目之前，日本學界面臨更深刻的問題。近年來，在圍繞日本高等教育界的環境下，「大學人文系學問不要論」抬起頭來、文科省最近也提出了「國立大學文科系學部廢止案」等，大學人文研究本身面

[46] 除了這廣告之外，還有如下的書評：山口守，〈眼差しの彼方の中国大陸——二人のノーベル賞受賞者が話題に〉，《週刊読書人》（日本），2010 年 12 月 24 日；〈張貴興著 『象の群れ』〉《東京新聞》（日本），2011 年 2 月 13 日；〈出版あれこれ：台湾の「馬華文学」に焦点〉《京都新聞》（日本），2011 年 2 月 22 日；〈『台湾熱帯文学』シリーズ〉，《出版ニュース》（日本），11 月下旬號，2011 年 11 月 11 日；山口守，〈二十一世紀の魯迅学の出発に相応しい注目すべき研究書の上梓〉，《週刊読書人》，2011 年 12 月 27 日。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臨了前途多難的情況。加上在中國文學的領域裡，年輕研究者越來越少了。做為「國策」的「理高文低」評價方法以及輕視人文精神的風潮，影響到中國或中國語圈的文化/文學研究今後是否能持續下去的根本問題，這也和上述的讀書人口問題有密切關係。

研究者免不了所處時代的限制，但在有限的研究環境裡，還是足以認識到馬華文化如何在保存中國大陸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其獨特的個性，甚至因為馬華文學深淵的魅力而企圖踏入前人未到的研究領域，或者提出新的華人研究視野。筆者此次獲得概括日本馬華文學研究及翻譯歷史的機會，接觸到前人留下的知識遺產，才能反思自己研究視野的狹隘，甚至注意到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問題所在。

〔作者附記 1〕本文是對「第二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雙年會」（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主辦，2014 年 6 月 20-21 日）的報告加以修訂。在這研討會上，主持人和在座的教授們對小文提出了珍貴的意見。特別關於 60-70 年代研究動態的部分，拙文從舛谷教授當天發表〈左翼文學到旅台文學——海外馬華文學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啟發。另外，研討會之後，筆者才知道了舛谷教授的部落格上已有日本馬華文學翻譯的資訊，和拙文內容的一部分重複。

〔作者附記 2〕本文完稿之際，幸得莊華興教授的指點，獲知《滄浪客文集》（大馬福聯會暨雷福建會館編，吉隆坡：太平印務郵箱公司，1989。）介紹了在馬來西亞的日本研究者，並記錄了馬來西亞、日本的馬華文學學者的交流；找尋翻譯原本時，臺灣亞洲大學圖書館提供給筆者一些資料；另外，本文的中文翻譯受到馬潔女士很多協助。謹此一併致上深謝。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要參考書目

一、書籍

山口一郎，《現代中国思想史》，東京：勁草書房，1969。

今堀诚二，《マラヤの華僑社会》，東京：アジア経済出版会，1973。

戴国煇編，《東南アジア華人社会の研究》，東京：アジア経済出版所，1973。

大馬福聯會暨雷福建會館編，《滄浪客文集》，吉隆坡：太平印務郵箱公司，1989。

今富正巳古稀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編，《馬華文学とその周辺：シンガポール・マレーシア華文文学》，東京：三冬社，1992。

今堀诚二，《歷史家の旅》，東京：勁草出版，1993。

宇户清治、川口健一編，《東南アジア文学への招待》，東京：段々社，2001。

山田敬三編，《境外の文化：環太平洋圏の華人文学》，大阪：汲古书院，2004。

春山明哲、松永正義、胎中千鶴、丸川哲史編，《戴国輝著作選 1　客家・華僑・台湾・中国》，神奈川：みやび出版，2011。

二、刊物

中国文芸研究会編，《野草》，6（大阪，1972）、7（1972）、18（1976）、19（1977）、89（2012）、92（2013）、93（2014）。

中国文芸研究会編，《中国文芸研究会会報》，360-378，（大阪，2011.10-2013.4）。

山口一郎編，《日本における孫文関係著作・論文目録》，（神戸，孫文研究會，1985）。

三、其他

一般社団法人中国研究所編，《中国研究所所报》目錄（1947.3-1949.8）、《中国资料月报》目錄（1949.10-1960.4）、《中国研究月报》目錄（1960.5-2014.5）

http://www.chuken1946.or.jp/m-1.html

一般社団法人東方学会編，《東方学》目錄（1951.3-2014.5）

http://www.tohogakkai.com/tohogakuback121-new.html

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編，《现代中国》目錄（1951-2014）

http://www.genchugakkai.com/back-number.html

日本中国学会編，《日本中国学会报》目錄（1951-2014）http://nippon-chugoku-gakkai.org/index.cgi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本中国文芸研究会編，《野草》目錄（1970.10-2014.2）http://c-bungei.jp/bungei.shtml
日本華人文化学会編，《華僑華人研究》目錄（2004-2014）http://www.jssco.org/
日本マレーシア学会編（JAMS），《マレーシア研究》目錄（2012-2014）
http://jams92.org/MSJindex01.html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Japan

Noriko Toyoda
a part-time lecturer, Dept. of Law and Politics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Japan'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stand poi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Japan . This paper comprises of the two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I describe the history of Japan'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during 1960s and 2000s. It will make sure how the researchers deal with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larify the Research-trends of each period. This paper also express the issues of Japan'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second, I explor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translations in Japan during 1970s and 2000s, consider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m and the translaters' stances.

In the course of my argument it should have become clear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Japan'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 Furthermore, I should point out the matter that Japan'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have been had until today.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problem in Japan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